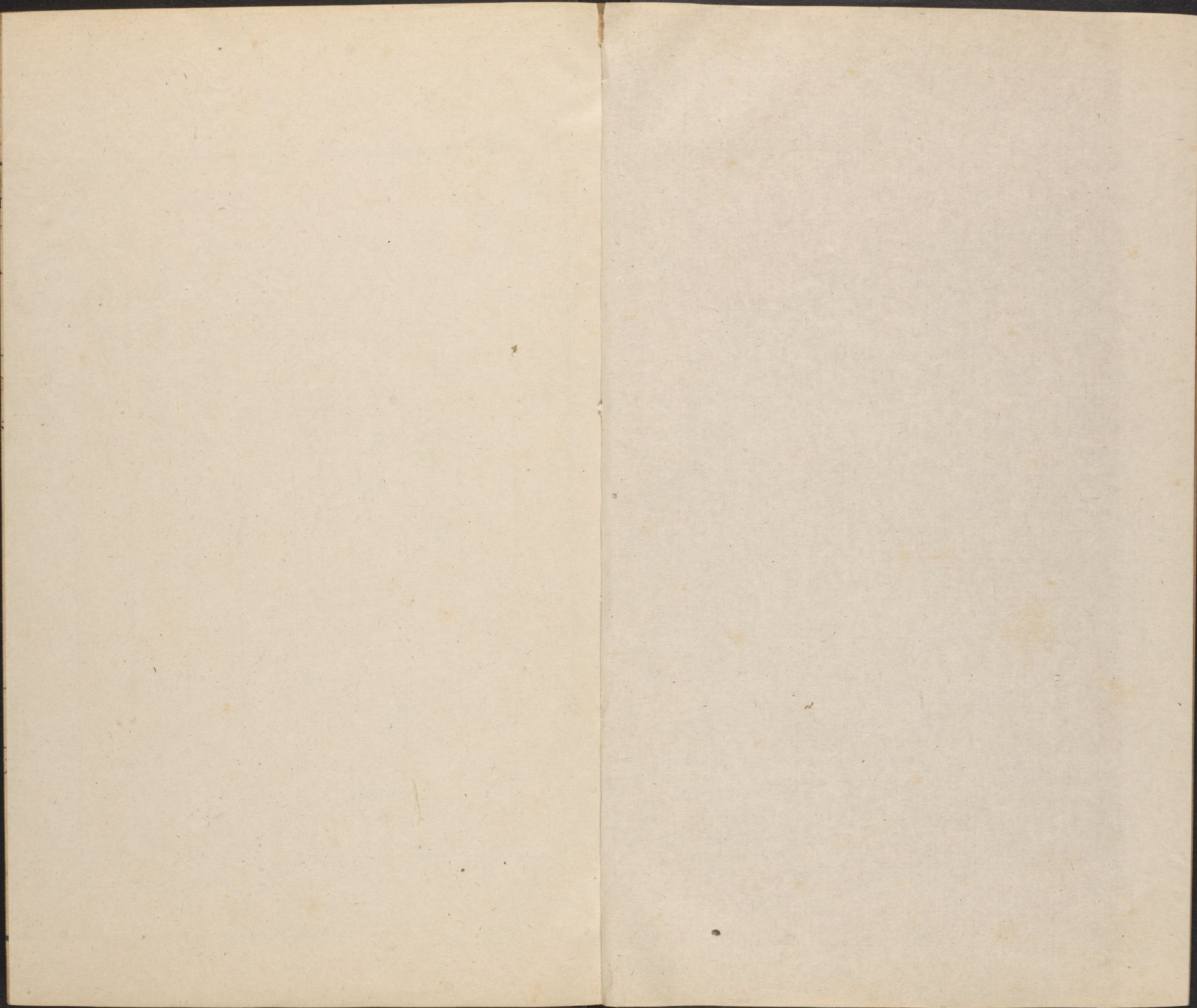


75238.07/0623



文編卷之三目錄

諫疏

號文公諫不籍千畝

仲山父諫立少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監謗

芮良夫諫專利

里革諫夏濫淵

石碯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左

左

臧哀伯諫納郛鼎

左

宮之奇諫假道

左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屠蒯諫晉侯

左

白公子張諫靈王

國語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晏子諫誅祝史

左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

子胥諫伐齊

左

信陵君諫魏王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谷永諫微行宴飲

劉輔諫立趙皇后

嚴尤諫伐匈奴

文編卷之三

八日對

左

左

文編卷之三

諫疏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子行 校刊

全是叙  
事文字

號文公諫不籍千畝

國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  
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覘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

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  
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王其祗被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瞽人薦鬯犧人薦醴  
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  
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  
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  
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  
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  
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上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  
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  
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祭公謀父諫征大戎

國語

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  
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  
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又拾非務武也勤  
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  
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

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  
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  
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應有力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  
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  
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矜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  
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  
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  
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莛

里革諫夏濫淵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

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  
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鰕獸長麋麋鳥  
翼穀外蟲舍蚍蜉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  
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  
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  
忘也

石碯諫寵州吁

隱三年

左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弟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  
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  
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予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

謹密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年

左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  
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  
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  
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取材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戒哀伯諫納郛鼎

桓二年

左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  
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郛大  
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郛大  
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戒哀伯諫曰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

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紕紕昭其度  
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  
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今戒德立違而寘其賂噐於大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郛鼎存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維生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噐於  
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戒孫達其有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宮之竒諫假道年僖五

左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富辰諫以狄伐鄭年僖二十

左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  
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邢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  
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味與頑用噐姦之大

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  
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  
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噐狄皆則之四  
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  
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  
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  
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

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怵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湏由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

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備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

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䟽爲川谷

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城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䟽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  
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  
火無災焯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  
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卽猶在申呂雖衰  
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

之也必有惛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  
後無主埋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  
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  
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  
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餼於民  
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  
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  
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  
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  
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官王而飾之母乃

不可乎

屠蒯諫晉侯 昭九年

左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且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白公子張諫靈王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只此數句道盡拒諫之狀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下能聳

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

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  
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  
傳說以來弁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是用傷  
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  
折轉一說更精神  
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  
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  
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  
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  
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  
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  
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  
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  
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  
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宜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  
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  
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  
王死之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揅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龡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整

晏子諫誅祝史

昭二  
十年

左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歎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歎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歎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歆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割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溥歛已責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元  
年

左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槁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  
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  
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諫

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今吾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

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

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

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

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

子胥諫伐齊哀十一年

左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為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剗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

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  
魏王曰秦與我翟同倍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  
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  
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  
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  
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  
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

疆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  
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  
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  
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  
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  
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  
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  
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  
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  
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



共汲必危有鄆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  
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  
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  
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  
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  
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松木伐麋鹿盡而國  
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  
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

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  
韓有鄆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  
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  
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  
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  
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竄使

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受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早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於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

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  
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君流血  
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  
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  
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  
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  
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  
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  
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發梁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  
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  
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  
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關志是以能有功也伊  
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  
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  
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  
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  
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  
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

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地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知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也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

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頌大王  
察之王不答而去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入事處脫洒不爲事使今陛下累卽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  
苑何必盭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  
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  
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

文編卷之三  
一  
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  
勝。大頽頽。陳素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奇文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珠走盤之文不可捉捕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剡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贖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勞在蠻夷之意

應越人相攻不可勝數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應熱谷篁竹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淮南厲王伐越與秦伐越分作兩處用之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合，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繒帛之警言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鼯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

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複說前意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奉饗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此後說用兵不如遣使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歆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絰丁壯從軍  
又說用兵之害不止於不能破越而已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陸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  
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敢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  
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  
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尾掉之任也。

叙事 谷末諫微行宴飲 直指弊

冒頭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瘡  
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  
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債分利受謝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  
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  
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  
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由人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飲酒媵  
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  
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  
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  
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  
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  
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  
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  
而後反故又廣貯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  
樞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  
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頌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  
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  
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  
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  
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  
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  
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  
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  
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  
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采罷北宮私奴車馬媼出之

具克已復禮母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  
推日食拜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母聽後宮  
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罪誅戮佞邪之  
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寔初  
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  
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  
餐之吏夕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  
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  
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  
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

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劉輔諫立趙皇后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

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

嚴尤諫伐匈奴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儉狃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

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

文編卷之三  
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  
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  
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  
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  
接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  
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  
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  
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  
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齎糒鍤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  
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

故天下騷動

末編卷之三終



